

李白诗

寻踪
③1

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： 述说李白对杜甫思念之情

□马睿

李白像
马睿临

唐朝大诗人李白与杜甫都是文坛巨星，他们的友谊也为后人津津乐道。但现存的李白诗歌中，公认的直接为杜甫而写的只有两首，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就是其中一首：我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，要隐居在这沙丘城。城边的古树，在秋风中日夜发出凄凉的沙沙声。美味的鲁酒喝不下去，齐女婉转的歌声也白听了。对您的思念犹如波涛翻滚的汶河水，浩浩荡荡寄往南方。

叁

情同手足 终日谈诗论文探秘寻幽

李杜二人情同手足，彼此都视作知己，每日里谈诗论文，探秘寻幽，访仙问道。这期间，他俩“风流自簸荡，谗浪偏相宜”（《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》），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（杜甫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）。到了冬天，杜甫准备西去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，李白也欲南下江东。二人依依不舍，于鲁郡东石门作别。鲁郡东石门位于今山东济宁兖州区东二里泗河金口坝村附近，原有巨石如门，故名“石门”，是唐人的一处送别之地（武秀《从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看李白在山东寓家地点》）。临别之际，李白赠诗云：“醉别复几日，登临遍池台。何时石门路，重有金樽开。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。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”（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），彼此交谊之深、感情之浓，即使千载之后读之，仍能令人为之感动不已。二人分别不久，回到沙丘寓所的李白心中倍感思念，愁绪入骨，寂寞难忘，眼中看到古树会想起杜甫，耳中听到风声也会想到杜甫，端起酒杯时能想到杜甫，观看歌舞时还是会想到杜甫。便在老家写下这首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，托人带给杜甫。

诗中提到的沙丘城，又称瑕丘，是唐代兖州府治。而汶水，又叫大汶河，发源于山东省莱芜市北，流经东平，至梁山东南汇入济水。古汶水实际上距离兖州尚远，李白寓居在泗水边，泗水至兖州南流，水势浩荡，故诗中的“汶水”当指“泗水”（郁贤皓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第四册第1599页）。杜甫，真的好想你！希望眼前这浩浩荡荡的江水能带去我心中的思念。殊不知，当李白在思念杜甫的时候，杜甫也同样在思念李白。他春天在思念李白，冬天也在思念。白天在思念李白，晚上也在思念，甚至就连梦中都在思念李白。为此，杜甫先后为李白写下《冬日有怀李白》《春日忆李白》《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》《梦李白二首》《天末怀李白》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等十多首诗。

后来，尤其是当杜甫听说李白因误入永王李璣幕府，将要被判死刑时。他焦急万分，大声疾呼道：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！”（杜甫《不见》）。眼下很多人都躲了，生怕自己被李白的案子牵连，连高适也是如此，唯独杜甫不畏连累、不惧安危、不怕干系，真乃心心相印的千古佳话！确实，盛唐时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，其性格及诗风的对比是如此鲜明：一位潇洒飘逸，一位沉郁顿挫；一位放旷风流，一位偃蹇终生；一个仿佛出口成章，援笔立就，一位偏要长久苦吟，要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……

李白和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明星，是诗国的双子星，永远照耀着中国古典诗坛的天空，二者如日月经天，缺一不可（孙微《杜甫传》第57-58页）。这正如一句名言所说：“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更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二十年。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，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”（歌德《歌德谈话录》）。



位于山东济南大明湖东南隅岛上的历下亭。图据山东政事官微

诞生了，几乎没有涂抹修改。而贝多芬的创作则是人才型的，他坐在钢琴前苦思冥想，弹几个音，写几行谱，扯掉几根头发，然后把谱纸撕碎，重新再写。这样反复N次，一篇作品慢慢成形，然后还要反复修改才能定稿。然而定稿之后的作品，比莫扎特的神来之笔一点不差！”（俞宁《元白先生的人格与风格》）。

从文坛影响来看，李白好比天上的彩虹，可望而不可及，可观而不可学。杜甫好比江中大坝，上聚千川万流，下开洪波巨浪。李白是旧世界的终点，杜甫是新世界的开端。“读李白，我们知道了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；读杜甫，我们知道了人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……前者针对自己、针对个体，后者针对他人、针对群体，两者互为补充，体现了人性的充实与完美”（薛天纬《李杜互通互补论》）。

贰

诗风不同 灵魂深处却一脉相承

李白和杜甫写诗风格不同，经历各异，但其灵魂深处，却又一脉相承。在文坛上，真正的大文豪，彼此之间历来都是“相敬”“相倾”“相知”与“相和”的（如孔子与老子、李白与杜甫、白居易与元稹、苏轼与黄庭坚等）。的确，能看见别人的优秀，是自己优秀的最好证据。唯有胸襟开阔方能海纳百川，唯有幕天席地才能波澜壮阔。

从年龄上看，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。这相当于李白已博士毕业，杜甫才刚刚读完高中；从身份上看，李白当过翰林供奉，曾是御前行走的天子近臣。而杜甫彼时尚未步入仕途，仅仅是个布衣百姓；从名气来说，李白“谪仙下凡”“金星转世”“竹溪六逸”“饮中八仙”“御手调羹”“力士脱靴”“醉草薤书”等传奇经历早已传遍天下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而杜甫只不过是个刚刚名落孙山的倒霉蛋，在大唐文坛几乎无人知晓；最要命的是，在文学造诣上，李白经过翰林院的淬炼后，对朝廷的腐朽、国家的危机、君王的昏聩、宰相的阴险、官场的倾轧以及前途的渺茫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，其文学水平迈上了崭新的阶段。他相继创作出了《行路难》《玉壶吟》《乌夜啼》等千古佳作，脍炙人口，天下皆知。而杜甫还要再等上十四年，即到唐肃宗乾元元年（758年）冬才写出“三吏三别”。

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

我来竟何事，高卧沙丘城。
城边有古树，日夕连秋声。
鲁酒不可醉，齐歌空复情。
思君若汶水，浩荡寄南征。

壹

一见如故 李白与杜甫成莫逆之交

唐玄宗天宝三载（744年）三月，李白在翰林院实在待不下去了，被唐玄宗赐金放还。这年四月，李白途经洛阳时与杜甫相遇了。二人一见如故，遂成莫逆之交。时隔多年后，杜甫还津津乐道地说：“乞归优诏许，遇我宿心亲。未负幽栖志，兼全宠辱身。剧谈怜野逸，嗜酒见天真。醉舞梁园夜，行歌泗水春”（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）。

两颗文坛巨星的相会，必将在浩瀚的宇宙爆发出最璀璨夺目的光芒。关于李杜相会，写得最精彩的是闻一多先生，他描述道：“写到这里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，发三通擂鼓，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，大书而特书。因为我们的历史里，除了孔子见老子（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），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，更重大、更神圣、更可纪念的。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，譬如说，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，那么，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，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，说是皇天的祥瑞。如今李白和杜甫——诗中的两曜，劈面走来了，我们看去，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、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？”（闻一多《唐诗杂论》）。

谈到李白与杜甫，就绕不开“李杜优劣论”这一聚讼千古的公案。其实，评判文才的优劣，很难决出高下，尤其是李白、杜甫这样的世界级文学大师。李白的诗就像是一幅写意泼墨图，天马行空，清水芙蓉；而杜甫的诗则像是一幅工笔长卷画，沉郁顿挫，波澜老成。

从创作方式来看，李白像莫扎特，杜甫则似贝多芬。“莫扎特是天才型音乐家，一个复杂的交响乐或者歌剧，每个音符都完美地在他大脑中形成，然后他才落笔，熬上一天两夜，一部大作就